

李文珊散文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李文珊散文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李文珊散文

李文珊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7.375 插页 2 字数 276,000

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,000

ISBN 7-5306-2525-X/1·2249 定价:23.60元



李文珊

格巴罗布，意为“前进中有^的幸福时刻”。
西藏人民在~~描述~~^{描述}当今的幸福时，常^会这样说。

按他们的亲身体会，和平解放西藏以来，
有两个“黄金时代”。第一个是~~一九五〇年~~一九五〇年—
一九五五年那一段^{那时期}。人们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
关于“稳定发展”的指示，集中力量稳定
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，发展~~各~~经济，让
每户农民都有存粮，让每户农牧民都多养些牲
畜，多盖些房子，多做些衣服。没~~多长时间~~
仅之五年时间，生产发展，经济繁荣，人高兴
~~团结~~，生活改善，^{翻身农牧民}确实尝到了~~民主~~民主
改革给他们带来的甜头。

可惜，好景不长。一九五五年自治区成立
以后不久，一场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^难
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不仅^中止了“稳定发展”的

作者手迹

深厚而执著的感情 ——代序言

李文珊

七年多初小和私塾里的读书声，近三年的学徒工生活，使我度过了民族危亡、动乱不安的童年。十六岁上参加革命工作，那时日本侵略者已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但尚未在密苏里号旗舰上签字。

还是在沈阳当学徒工的时候，就喜欢看当地出版的各种报纸，尤其是报纸的副刊。未曾料到，若干年后不仅当上了报馆的编辑、记者，而且竟然充任多年省报总编辑。当然，总编辑这个“宝座”也不是轻易就能坐上的，我先后在太行新华日报、太原山西日报和拉萨西藏日报工作了三十多年，走过了一家报馆里

的所有台阶，就是说，是从一个普通记者一步一步攀上“老总”这个“顶点”的。

学习写文章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。1947年初，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发起的豫北战役开始，我作为《参战快报》的战地记者被派到豫北前线。每天都行军，出发前，招待站总是给你在挎包里塞上十几个煮鸡蛋。走在路上，一边嚼着鸡蛋，一边哼哼着编唱参战歌曲和其他宣传材料。真乃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凡编出来的东西都寄回编辑部，有不少居然被采用。在前线几个月的摸爬滚打，结识了不少英模人物，参战结束后，一鼓作气完成了两篇文艺通讯，一篇叫做《彩号的友人》，另一篇题为《热爱伤兵如亲人》，很快都被解放区的《太行文艺》杂志以显著位置刊用。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，心情也特别愉悦。豫北战役中的作品是我的处女作，是我迈向文学殿堂的基石。当时我只有十八岁。

参加工作以来，一直从事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，先是教育、文化，后是新闻、宣传，除任报纸总编辑外，还当过多年的区党委常委、宣传部长，就是后来先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、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，分管的依然是思想文化战线。多年来思想文化工作的熏陶，同思想文化界同志们、朋友们的亲切交

往，使我对思想文化工作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产生了深厚而执著的感情，这种感情在我转到人民政协，担任河北省政协主席以后，仍然“顽固”地保持着。

同志们说我有一种“职业病”：遇事爱寻根究底，不写东西有些手痒。这话似也不假，不论是当年在山西、西藏，抑或后来回到河北，也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到国外访问，只要有所思、所感、所得，就想诉诸文字：写报告文学、散文特写，也写文艺评论，材料适宜的有时还写些中短篇小说之类。时间自然是相当的紧张，纷繁的政务不可能使你有专门的时间来搞创作，只有见缝插针，从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中想方设法往出挤。数十年来可说是笔耕不辍，也陆续写出了一些东西，并已先后结集出版文集六部。

要是计算革命工龄，我已过了五十大关。从1945年到1996年，在这五十二个寒暑里，有一半以上（二十七年）我是在被人称作“地球第三极”的西藏高原度过的。换个说法也行：二十九岁进藏，五十六岁回来。可以说，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，我把它交给了西藏人民。在高原上编报纸，搞宣传，经常是晨昏颠倒，挑灯夜战；到农牧区进行调查研究，又常常同翻身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那里空气稀薄，高

寒缺氧，本来就使人难于忍受，像在内地一样工作和劳动，势必要付出更大的努力。为此，心脏受到严重伤害，还曾经患过一场大病。但我终生不悔，西藏人民哺育了我，我完全应该为西藏人民做些事。何况全国能到西藏去的人只能是一个很少很少的少数，我能为藏族同胞服点务，也算是一种殊荣。

1996年岁尾 石家庄

目 录

第 一 辑

- 两个启蒙老师..... (3)
- 药圣·药王·药文化..... (10)
- 年画呈吉祥 贴在屋中央..... (16)
- 民族大团结的颂歌..... (22)
- 杂技英豪..... (28)
- 兰陵王和《兰陵王入阵曲》..... (35)
- 徐福东渡与千童文化..... (43)
- 挂一漏万话元坊..... (51)
- 十下元坊..... (56)

- 南庄井····· (59)
珍贵的会见····· (63)
校庆杂感····· (66)

第 二 辑

- 从太原到拉萨····· (73)
奴隶登台····· (80)
海 螺····· (86)
温故而知新····· (92)
才多二次进古城····· (98)
草原好铁匠····· (102)
雪山“鸿雁”····· (109)
我所认识的群典····· (116)
乡长的故事····· (123)
“商官”····· (132)
三朵小花····· (140)
有福气的女英雄····· (148)
行车途中····· (158)
粮食问题····· (163)
仁增旺杰····· (173)
索朗扎西的搬迁····· (185)
-

-
- 人间沧桑话准巴····· (194)
- 今昔马及墩····· (208)
- 采宝人····· (213)
- “预言天书”的破产····· (220)
- 看新房····· (225)
- 婚事风波····· (232)
- 沿着喜马拉雅的“脊背”旅行····· (240)
- 一幅照片的遐想····· (248)
- 西藏的东南角····· (252)
- 格巴桑布····· (256)

第 三 辑

- 市郊一宿····· (267)
- 你听，他们心底的话！····· (270)
- 观家峪农民的怒火····· (274)
- 吃水的故事····· (278)
- 从童养媳到副区长····· (284)
- “随社”的故事····· (288)
- 王秉祥····· (299)
- 元窑河····· (308)
- 一个节约粮食的家庭主妇····· (315)
-

监漳村的好姑娘·····	(321)
“猪先生”·····	(326)
入党十年后的一天·····	(334)
六十亩水地·····	(338)
三位“活老君”·····	(345)
从地委来的新社员·····	(350)
“钢人”李慕树·····	(355)
货郎丑三·····	(361)
绵山今昔·····	(370)
娘子关走笔·····	(377)
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·····	(385)

第 四 辑

威尼斯的一次宴会·····	(393)
访朱丽叶之家·····	(400)
邯郸—帕多瓦遐思·····	(406)
历史的车轮仍然转动着·····	(413)
南斯拉夫散记·····	(419)
敲钟人今何在·····	(432)
那一年在巴黎·····	(437)
掠影苏黎世·····	(453)

漫游“袖珍国”	(459)
夜之京都	(467)
在东瀛讲故事	(476)
不索何获	
——关于日本学人风采的一封信	(482)
神话的诱惑	(488)
巴西印象	(494)
访巴随笔	(501)
我见到了廊桥	(507)
《西贡小姐》及其他	(514)

附 录

武安师范生活片断	(523)
下窑办学校	(527)
破击汤阴北关桥	(530)
彩号的友人	(533)
热爱伤兵如亲人	(539)

两个启蒙老师

民族危亡时

1935年我六岁，上了农村初级小学。学校设在村东龙王庙里，学生很多，两个教室里挤得满满的，但老师只有一个，他叫赵泰山，高挑个，穿制服，看样子，二十岁光景。

听人说，赵老师是县立第二高级小学毕业生，很有学问，字写得好，会唱歌，还会画画。学生中最小的六七岁，大的十四五，四个年级都有。我们刚上学的，每天要“写仿”，念的是国语一册，“手，拍拍手”。高年级学生的课本有好几种，内容也复杂得多。这些都是赵老师一个人教。从早到晚，他总是手拿一根教鞭跑来跑去，讲课，判仿，课间活动时，还带